

青年抗敵叢書之五

浙西行

共由原

合著

五之書叢敵抗年青

行 西 漸

著 合 源 元 子 黃 宋

版 出 社 抗 青

版初月三年八十二國民華中

五之書叢敵抗年青
行 西 浙

每冊實價兩角五分
埠外酌加寄費

發行者	印刷者	出版者	著者
青抗社	紹興印刷局	青抗社	宋黃子亢源
		三十七號內	紹興投膠河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三月初版

寫在前面

是蘆溝橋第一聲砲響的時候，我正從學校裏放暑假回故鄉不久，接着就應B報當局的邀約而重去做馮婦；那時我被支配的工作祇是跑跑外勤採訪點鷄鳴狗盜的消息而已。但在蘆溝石獅怒吼民族神聖抗戰序幕揭起各地救亡烽烟如火如荼的那時，要我安分地做這些工作，與其說是「性非所近」，不能有成績的表現，毋甯說是不夠滿足我工作的要求；因此我常常離開了自己的崗位，把精神灌注到收廣播貼壁報上去。記得我寫字的程度，從來是不夠的，而因着街頭民衆對壁報愛護的熱烈，所以我也常被鼓動起寫壁報的情緒，在一張開報紙上塗上幾個「南京專電」「北平快電」這些字句到街上去散貼；而後滬戰繼起且漸趨猛烈了，滬戰後的第二天還來了十多架轟炸帶戰鬥的敵機，跟停歇在我們曹娥機場上的空軍大戰，釀成「八一三」後浙東第一次空軍大捷的偉績。但因了這空戰却把我們麻木不仁的紹興人民都分外地恐慌起來，當局又少應付非常的功夫，那時真所謂一團糟樣！我於過度的憤怒之下，就帶着自己的積蓄離開報社，跑到烽火連天的上海去了。這件事今日回憶起來，真是椿超人一等的傻舉，試問因了憤怒跑到上海去有甚用？是否依仗了我這枝笨筆就可以減少自己的憤怒了呢！

然而我終於在赴滬途中的杭州，碰到了一羣熱血的青年友人，這個時候的杭州，正

是上海的後方，開口被炸得很猛烈的辰光，因此我忘掉了目標，忘掉了一切的停留在杭州，整日夜跟這輩青年羣幹救護和慰勞的工作。

在這樣工作的週日中，我却帶着不能支持的身體回到故鄉來了，接着是形勢很嚴重的傷寒，病在床上，既不能到報社工作，又不能盡意知道些外來的時事，整天有的祇是警報和轟轟的敵機盤旋和轟炸聲，我內心憤怒仇恨的心真要爆裂了，但也因了這憤怒，就每天每天的加重了我病的程度。

此後，我什麼都不知，等我有了知覺，會讀新聞紙類時，我已被爸媽搬到一個山裏山的一個小村落裏養病，而且省會的地圖已變了顏色，錢塘江成爲浙東的國防前哨了！

在二十七年元旦那天，我背離了這個山裏山的家庭偷偷地到城裏來溜過一次，也曾到官部的秘書那裏去要過工作，他回答我的話是：青年，快去養好病，國家很需要你們啊！我聽了這個話，心頭悽然一痛，立刻帶着哭喪的臉跑回家裏去了。我咀咒自己身體的不中用，同時也警覺到要在抗日戰爭中做一枝青年鐵軍，第一個條件是需要身體的健全；我於是接受了那位秘書的忠告，開始靜靜地休養我病後的身體。而後紹興從「新政府」的號召和整頓之下，各個部門都活動和繁榮起來了，養病一個月後的我，終於得跑到錢江抗日的前哨度我的戰地生活。

在戰地工作中，我的身體每天每天在健全起來，而且也覺得我已從抗日戰爭中長成

起來了；滬戰過年的時候，居然還能渡過富春江北岸的浙西去工作，爲了此，所以我要在這裏感謝我的友人趙能穀醫士診斷和用藥的高明，因爲有了他，我纔能在這一個民族戰爭中起一點細胞的作用。

我從小不曾唸過很多的書，不過我始終記住我母校校長顧執中先生告訴我們的話：新聞事業爲文化事業之先鋒，新聞記者爲新聞事業之先鋒，新聞教育爲新聞記者之先鋒，因之新聞教育是高於一切的教育。」現在我已是離開了學校教育上「社會」教育一課的人們，對這個「新聞教育」，當然祇有從實際不斷的工作中去追尋，正像黃源兄說：「我們要在砲火中學習，砲火中去鍛鍊」一樣，今後我當同樣的以這兩句話來勉勵我自己。

至於出這個集子的原因，黃源兄自離紹後，已忽忽四月了，紹興的友好，始終未曾接過他的音信，記得他離紹到南昌時，正值南昌遭敵機大轟炸，我們當然不敢期望這種恐怖的理想成爲事實，但爲表示紹興的友好在懇切地懷念他，所以青抗社就把他的著作收集起來刊爲單行本了。

在這個浙西行的紀事本中，都沒有特色，有之還須有待於我們青年同業和友好羣共同地去努力和創造。

宋子九

二十八年二月廿四日

於紹興民國日報

目 錄

- 一 敵人的散謠
- 二 富春江南「招魂節」
- 三 大原到場口
- 四 富陽陰陽觀
- 五 衝過游擊區
- 六 封鎖線上
- 七 臨安巡禮
- 八 挺進隊員
- 九 克復富陽城
- 十 烏鎮的遊擊戰士
- 十一 所謂「佔領區」
- 十二 游擊隊的賞善罰惡
- 十三 二烈士
- 十四 十二路包圍海鹽城
- 十五 陳營長殉難
- 十六 「支那兵」
- 十七 上火線宣傳
- 十八 游擊縣長
- 十九 「軍民政」合作

浙西行

宋子亢

一 敵人的散謠

從江南到江北去，實際上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不過際此交通不便和烈日騰空的今日，要跑幾百里路，確也夠辣味的。

當記者離開浙東渡到江北浙西去的時候，正是敵增援杭富擬襲擊浙贛路風雲緊急的辰光。記得口報也會把這事做過很大的標題。說明着九江南薄線形勢緊急的當兒，敵之增援杭富襲浙贛路是很值得注意的。其實凡是能多懂點浙東的地理和明白點我浙東武裝配備情形的人，對這種「不合理」的空氣是不足介意的。我們可以這樣來估計：敵如要襲擊浙贛路，他必然分三路來進犯，1、由富陽渡富春江南岸。2、沿新登桐廬江直達蘭谿金華。3、由武康孝豐翻天目山，或由餘杭攻臨安循杭徽公路之於潛昌化，突破甚何一據點，而由淳安遂安到浙贛邊境，這三條路，第一條我們可以回答的：敵人要橫渡富春江，我相信在我北岸重兵器的神威之下，管叫來一千個的日本瘋狗都在富春江上作

(1)

浙 西 行

異鄉之鬼！第二路在我堅強工事和遍地游擊隊的圍擊騷擾之下：敵進襲的企圖，必然要趨於失敗；如果他要硬走這條路，只要那封鎖線上的地雷和五爪尖他就會嚇得逃跑。至於第三路：算我們沒有駐軍阻擋他吧！而他翻山越嶺的又要走多少時日？如果他想利用杭徽公路，那末請他先征集國內的若干萬壯丁來做幾個月一年再說；老實講：中國抗戰在第一期所吃虧的防禦工事的缺點，七個多月來的準備功夫，在東戰場是已有了理想而滿意的建築了。任他有怎麼厲害的砲火，怎麼多的「皇軍」，到了這種地段，還怕不消滅他的壯志？不粉碎他的夢想！

然而事實究勝於雄辯，半個月來敵人不但沒有實踐這個進攻計劃，相反的，在我軍反攻之下，却把餘杭富陽的敵軍打得落花流水了！

我們基於這次敵人散謠和釀成效果的教訓，今後敵人希圖擾亂我後方人民的種種動作，我們是不必費心，恐慌更是大可不必！

一 富春江南「招魂節」

富春江南岸的陣地，記者本是很早看到過的，經這次的調防後，更覺得面目又新了，這正如人類肉體構造雖一而各有各的外表和肚裏一樣。在龍團長軍用圖指示之下，覺

得我軍的前哨又挺進一步了，挺進大小沙洲與敵人陣地僅二三百公尺的場所了，這種勝利是無形的，從日本報上永不會看到的。

第十集團軍的劉總司令曾到這裏來視察過，認爲這裏的防務雖僅是一江之隔，然而這條江正像「東方直佈羅陀」一樣的堅固呵！

爲着要多明白些浙東山脈的複雜關係和山鄉人民的生活情形，所以一整天的路，純是在翻山越嶺；這一帶雖然山，但也有廣大的稻田和雜糧，據鄉民講：今年因雨量調劑得宜，收成是豐盛的，不過有少數的農民當春耕時嚇於戰禍，多不願出資施肥，故稻穗甚不結實。我想：以這樣的地理配合今年的天時豐收和我們自己的人力，鬼子要到這裏來，他究竟有多少力量？

到大源已是晚色蒼茫，我口部無着，趕往戰地服務團休息。飯後，淒厲的哭聲洋溢了全鎮，外出巡視但見家家戶戶燃香點燭，有很多民家婦終是在作淒厲的號哭，原來富陽江南的風俗，在七月十二日那天是叫「招魂節」的，意思就是「魂兮歸來」！當年新喪的人，家屬抑不住骨肉的情感，借這一天來痛哭，以伸訴她死後的想念。而今年這哭聲特別多的緣故，因爲敵機曾數度來大源狂炸過，和北岸的砲彈吊到這裏來過呵！

這一晚全鎮籠罩在淒厲悲愴和陰森的空氣中，然而今年的這一晚，却正是日本帝國

主義者一手造成的！

記者會有個幻想：就是抗戰到今日直接和間接死之於敵人砲火之下的中國民衆，我們可以依藉保甲的力量造一個清冊，或者由死者的家屬簽上一個名，再把這個清冊寄到這次快要開幕的各界青年反侵略大會去，這雖不會有實際的反響，但至少使國際正義人士能有更澈底的認識，日本帝國主義者在中國是在怎樣的大屠殺；或者當日寇被擊敗要清算帳目的時候，我政府也可省却一個調查人民死亡數字的手續！

三 大源到場口

在餘杭富陽淪陷，敵我陳兵兩岸的辰光，大源是日在繁盛中了，其間雖因敵機的轟炸而沉寂過，但地理的形成和商人們冒命貿利的勇氣，終於戰勝了恐怖的環境。現在這個鎮已成爲江北貨運的重心了；因餘杭的陷落，杭徽公路的切斷，江北如臨安新登於潛這些縣民需用的日用品，必須往蕭紹販運，往蕭紹大源是必經之路，因此大源有山陰道上之勢，爲江北幾縣的咽喉了。

大源人口是極繁密的，因着交通的阻塞，外來報紙是很難看到，過去東南日報曾隔幾天的行銷到此地，然而當浙贛路拆毀消息傳出後，該報當局即將接送火車站的約解除

，因此報紙絕跡了；記者走遍全鎮，只有戰地服務團在街心有着過時的壁報貼着，鎮公所也有一張過時八月一日的紹興民國日報貼着，看的人還這麼多，然而這天已是八月八日了啊！記者謹以這些事實促起努力後方文化運動者的注意！

第二天在旅部裏會到了魏參謀，他聽記者要渡江上富陽臨安去，很熱誠地答應爲記者電關各有關方面。記者因爲準備渡江後要走漫漫的長途，所以特地託鎮公所僱一乘三板轎子到場口，鎮公所姓葉的先生帮同本鄉人抬高轎價的熱忱，記者深致佩服！

轎行五里到□□團部會王琦團長，並且辦好渡江一切的手續，王團長很仔細的地圖上指出敵我對峙的位置和我應走的路。

這位王團長他本是六二師師部裏的參謀，前任團長在血戰金山衛時殉職了，他到任不久，講話很決絕，文質彬彬像書生的儀態，一望而知不是久經沙場的武人。

沿江又去會王團的張連長胡排長，爲的是要便利明天的渡江，但都未會着，這時我深爲明天渡江而擔心。
轎經靈山，能見富陽城之陸家村，這全村的屋子已於幾個月前遭刦了，敵人在遭遇我軍襲擊和吃癟時，總是來這麼殺人放火的一套，這是他們的好戲，日本軍閥的本來面目！

富春江上景物如畫，我軍爲防制對江敵寇目標起見，有幾段沿江的路是不准人行走的，往來的旅客，就得多繞幾個灣迴避這個比較危險的區域。

到場口渡過富春江支流的河流，因爲要明白些富陽的近況，所以到縣政府去會陳縣長；縣府是兼理司法案件的，當記者去時會客室正在做審案件的公堂，縣長特地叫勤務兵佈置了一個臨時會客室，陳縣長是昌化人，態度看去是很忠實的，他因爲上任不久，所以有許多問題都是由一個科長來答復記者的。從縣長口中知道富陽有二十一萬六千人口，四十個鄉鎮，這四十個鄉鎮中，除了江北六鄉淪陷區外，餘多都各已成立了一中隊的國民抗日自衛隊，縣府的游擊隊，也在七九師匡痕山將軍的指揮之下，不時出擊着江北的寇軍。

今日的富陽顯然是武裝起來了，我們深望着這輩游擊戰士，自衛隊員，除保衛大江南自己的家鄉外，更能再進一步的打回富陽成去！

四 富陽陰陽觀

富陽位在浙江正西，東連蕭山諸暨，南接浦江，西界新登桐廬，北鄰臨安餘杭；是一個山裏山被封建意識重重包圍居民思想很落伍的地方。土產是運銷全國的草紙，黃紙

，白紙三種，全縣每年的出口量是八百萬，從事於紙業的槽戶有一千二百餘家，整年胼手胝足在造紙過程裏謀生活的勞工有六萬人，每年有這麼近千萬的土產收入，因此富陽這個縣治是夠得上「富庶」兩個字的。不過全縣的食糧只能自給四個月，餘缺都是仰求鄰縣來補足的。

自富陽縣城於去年隨省會相繼淪陷後，全縣的政府重心就都遷移在離城四十里的場口鎮了，這個地方跟縣城隔着一條富春江，因此有人分牠叫江南和江北。

關於縣城淪陷，這個縣裏究有多少住民淪在敵區裏，這個數字誰也不能統計的，據陳縣長告訴記者：在平日富陽人口居住的比例江北佔三分之一，而江北被敵寇蹂躪的地方恰也是三分之一，從這裏徵求出來的數字是兩萬三千佔全縣九分之一；不過，這數字中做游擊隊和不堪敵人蹂躪逃過江來的還不會除去。

現在富陽城仍為敵佔領中，沿四週圍我軍國旗的飄揚，迫促得城內敵軍連呼吸都感到窒礙，過去敗役中，更使暴敵猝不及防的把自己的戰血污染了太陽旗。城裏仍是烏煙瘴氣，情形也非常混亂，商店都關着，真正老百姓，據特務人員進城去調查來的報告，當敵來不及離城的僅三十六人，目前當不止此數，但是這些都是沒了心肝出賣祖宗的漢奸！

今日的富陽縣民，除淪陷的九分之一外，其餘都是在度着很好的生活，因為新舊田賦的豁免和勞力的得售，（富春江船航路不通，貨運均賴陸地輸送，因此勞力者的收入比往昔倍增了）；商人因江北各縣的突來趕市，所以也無不利市數倍；動亂的時代裏，產生出「動亂的財主」來，在今日的富陽為數是不鮮的。至於在江北另一面的富陽民衆呢？慘苦和饑餓，女的備遭姦污，男的被拉夫做牛馬終日尚不得一飽，有些資產的民衆早被搶光了，住房也於敵寇到時被燒毀了，中國人民在祖國法權不能保障的時候，這種遭遇向誰可以去伸訴？下面是記者在富春江南岸我口口師口口口團團部裏聽到的故事：

年紀老老的陸姓財主，有妻妾，年近二十歲的女兒，家住祝家村，倭寇進城時，陸為保全財產和生命，曾參與維持會的工作，值錢的財物被寇兵搶去了，陸用盡功夫，聯絡了一個敵大尉，冀圖藉大尉的勢力來抑制寇兵的搶刦，半個月過去了，大家談得很好好的交情，再過半個月，陸財主妻妾和女兒都被那個大尉用暴力刦去了，多方營救的效果，女兒姦污釋回，那妾卻已在那大尉的淫威之犧牲了肉體，結果了性命！陸財主憤恨之餘帶女脫離虎口，偷渡南岸至團部求悔，且自承願參與殺敵工作，女則掩面號泣到口口地方去找她中學校裏做教師的未婚夫去了。

還有是宋殿附近敵兵的殘暴，全村民衆激憤之下，解決了那個敵兵的性命，結果敵

軍發覺了，把這個村子在一夜的時間裏燒成了瓦屑場，還把幾個壯丁捉去破肚挖心硬叫全村的人民去營腸肝和苦膽的滋味。

這種人類的慘劇繼續在富陽的大江北排演着，這就是富陽陰陽兩面觀！

富陽縣現在有一個縣政工隊的成立，因為民衆思想的保守，工作甚不易開展。省政工隊也有十個同志在江北一帶工作，出壁報，貼標語，開軍民大會，化裝宣傳，這些表層的救亡工作，在大江北已是算形而上之了。

富陽之場口，現在不但是黨政機構的重心地，而且也是各路難民的蒐集處，在江北臨安新登來的流浪者，當渡江到此時，必會在這裏打個旋，原因是這裏有着陸路可到龍門章村樓家塔諸暨紹興，有水路可直達桐廬江至蘭谿金華。全鎮的商業由紹蕭兩縣人民把持着，人口在戰前不上五千，民風是簡樸，耐勞，因環山故，所以性強悍而好勝，嵊劇更是每個人喜歡唱的把戲，只從這一點上，我們就可以看出富陽居民教育的水準了。因為經過此地的人特別多，所以場口是形成了今日富陽全縣最熱鬧的區域了。縣長就住在這個鎮上的什麼堆積棧裏的縣政府內，這位縣長有着「精幹」的特性，捉到了賭犯，他自己會拿着刑棍拷爛賭犯的屁股；路上會斥責公安局長的衣紐不正，夜半巡視工作人員和警察的崗位，更是每個公務人員引為厭惡怕懼的事情。

場口在實際上已是富陽的第二縣城了，我們盼着牠的命運永不爲第一縣城之續！八·一三快近了，這裏各機關已大事籌備紀念的事宜。飯後跟一個省戰地服務團的隊長，到富春江去洗澡，水清而涼，集軍人，政治工作者，孩子，勞工，商人於一江，我不禁感慨系之！在富陽淪陷直到今日，有多少熱血的同胞把生命光榮地貢獻在這條江上，而又有多少同胞在江那一岸度着慘苦非人的生活！

晚上，爲着北岸的路程又重翻熟讀了幾次地圖。

五 衝過遊擊區

次晨四時半，偕一戰地服務團同志，渡過富春江支流到程汝渡口，以卡片遞給一個篷帳中的班長，他好像熟悉而會意的命令着划子手解纜渡我們到彼岸，我驚奇那班長的兀突，思之再三，纔憶記團部的命令傳送到了此間。上程汝渡頭，村人驚疑到我們的來路，我們解釋着，到一個茅篷裏吃了早餐，才知道這裏已到過敵人，經我南岸駐軍機關槍掃射後，狼狽的逃去了，不過燒了幾間房子算做他們來過的紀念。

我已踏上浙西的疆界，敵人武力圈之內的地方了！

買早餐的村婦告訴我們：到臨安去寧可多向左，多爬山，因爲寇兵的衣背有鮮紅的